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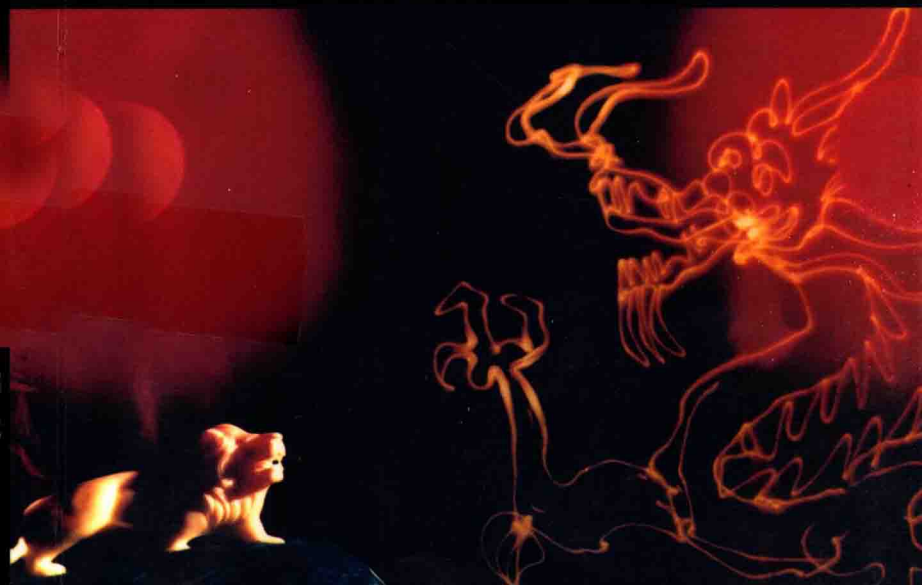
黄永通 著



死

吻

Death Kiss





REN HUAI

WEN YI ZUO PIN JI CHENG

仁怀文艺作品集成

1949-1978

周山荣◎编



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

CHINA SCIENCE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死吻 / 黄永通 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9.4

(龙文丛 / 黄明仲主编) 第二辑

ISBN 7-5059-4675-7

I . … II . Ⅲ 文学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 I 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51632 号

书 名	死 吻
作 者	黄永通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王其芳
封面设计	张 宏
印 刷	北京忠信 诚胶印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20 千字
印 张	10 印张
印 数	1000 册
版 次	2009 年第 1 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5059-4675-7/1-3655
定 价	15.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承印厂联系



作者近影
(摄于2009年7月20日)

(任认罪)

把砍柴的弯刀，那一瞬间，周良不用蛮力去
 吴树德就将人头落地。这一下掂了吴树德的胆
 子。他柔成了一团，犹如一摊死地上的泥。

"~~他~~认罪这把刀~~不~~!"

"人，认罪，我惊慌逃命，证明兄弟之情的
 的门外丢失了。"

"认罪不!"

"认罪，认罪。我认死，该死。"

周良一下将吴树德捏了脖子，像捏了一个
 死鸡，将他拖至控者吴任前，说："跪下!"

吴树德跪了下去。

"认罪!"

"我认罪，我认死。"
 吴树德跪在控者吴任
 前，咬破嘴唇几个字。

作者手迹

作者一九五九年 摄



作者一九七二年 摄
时在镇远湘黔铁路会战





作者 1989 年摄时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



作者 1999 年春与妻苏在惠合影

目 录

□ 小 说

死吻	(1)
星星绕着月亮	(31)
这山更比那山高	(89)
龙岩祭	(109)
不是冤家是对头	(153)
大河情	(173)
红楼风烟	(176)
老“抠”外传	(180)
心祭	(183)
花样溜冰	(186)
离婚变奏曲	(188)
排队	(190)
百花湖	(193)
宝贝蛋	(195)
红萝卜	(198)
石郎哥与山妹子（故事新篇）	(200)

□ 影视文学

心潮	(207)
----------	-------

□ 散文

神游茅台	(269)
舒蝴蝶	(272)
让明珠璀璨 助翡翠增辉	(275)
沙滩怀古	(278)
故乡情	(280)
初访凉山	(284)
草海情	(286)
襁褓·摇篮	(288)
从街头电话亭说起	(290)
“黄牌”警告	(291)

□ 报告文学

金鸡飞出山谷

——遵义市男性不育研究所所长曾超文在

他的“人类生殖工程”中的苦与乐 (292)

园梦——荣誉市民台胞唐尔锦先生逸事 (299)

酒浓情更浓 (302) |

血浓于水的齐奏

——巷口乡村民抗洪救灾纪实 (306)

山村闪烁的星

——访仡佬族致富领头人苟在刚 (312)

后记 (316) |

死 吻

小引 寻找心中那失落的……

1

疯颠颠的，酒鬼卢玉兰披散着那一头披肩发，一头窜进省城闹市街边一家书画店。

柜台上，一个穿中山装的中年人，伏身柜台，正跟老板交谈什么。

“不要小看和尚。唐代大书家怀素就是和尚。刘沈石是白云禅师的弟子，那手字，不说姻水镇，就你们省城，也是顶呱呱的”。

柜台里，店老板洗耳恭听。

“这二年，小镇买卖红火了，惟刘沈石，他跟生意人不同。他迷恋书法，新近跟寡妇扫把西施‘上门’，开了那个‘石僧山房’书画店……”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客人摆谈到书画店，站立背后观看书画的酒鬼卢玉兰，猛然发出一阵开心的大笑，弄得客人莫明其妙。

客人回过头，打量那酒鬼。小镇的人，许是陈旧一些。看酒鬼飘飘飒飒的，够‘开放’了。娇阳从对街高楼射下的那一束光，正打在她那丰姿绰绰的身上。她穿一件透明尼龙丝紧身衫，风火火的，二指宽乳罩不戴一个。那刻，她正面

死
吻
□

对店里那壁悬挂着的书画，扭着柔合的身躯，一手拢着那头瀑布似的秀发。金色的阳光，勾画出她那高矗的胸脯，浑圆的臀部，活画出前后那两条起伏柔和的弧线。

“美人美人”老板一腔话，倾注着他的爱，咽下口水，又说：“可惜，就坏在酒上”。老板表示他的眼力，压低了声音，又说：“我看，八成，有隐痛，是我店里书画的痴迷读者。”

“怕是对你有……”客人做了个两个大指拇相碰的动作。以示其中的隐情。

“我吊过线，她就爱钻书画店。”老板解释说。

“还是书归正传。刘沈石‘过门’才几个月，落实政策的钱被匾干了。那婆娘扭着干，要改门头卖羊肉粉，两口子生不陇。”

“人生一杯苦酒。”老板叹息着，深有感触地说。“人活在这个世界，没有知心，还不如早些死去。”老板眼睛忽闪忽闪地，含着同情的泪。

“老哥子，我推荐你。接他来，有这个“仙姑”他不计较报酬的。每天坐着给你写画，你这店，就兴旺、红火罗。”

“只是，住处不好解决。”老板苦愁着。好像谢绝，也还留有余地。酒鬼卢玉兰扭身迎了过来。“哈哈”地笑着，说“好人，大好人。”

客人像面对着一个魔鬼，被吓倒了，溜了。

“美人儿，女士”。老板瞅着卢玉兰那一对像山峰一样，在尼龙丝紧身衫里忽隐忽现的乳房，乘着她有几分酒意，鼓起了劲，向她“进攻”说：“世界上，我看中的女人只有你，嫁跟我，跟我过日子，我有好酒给你喝。”

“哈哈哈哈哈。”酒鬼又开心地笑着。

“我儿子在熊胆补酒厂当厂长，只要二指宽条条一画，补酒，”他一抬手，拇指和食指圈了个小圈儿，往嘴上一倾，比划说：“天天有你喝的。”

“哈哈哈哈哈”酒鬼开怀地笑了，说：“有权，就有一切。”

“嗯，有权，酒会有的，美人会有的。”说着，老板随手拉开货架下的柜门，里面满满装着满柜补酒，有意摆阔，叫酒鬼一饱眼福，说“美人，跟我睡觉吧，嫁跟我。你看，有好酒仍你喝。”

“不要脸，坏蛋”酒鬼卢玉兰眼里露出尖刻的凶光。

老板绕出柜台，忘了大街上穿流不息的行人，以为酒鬼默许了他。疯狂地扑上去。

“眶！”酒鬼飞起手给了他一耳光。

老板眼里冒着金星。

“哈哈哈哈哈”她开心地笑着，窜进大街如潮的人流之中。

1 心中的《玉兰图》

从省城上烟水镇，乘过境客车，足一上午路程。

烟水镇那条古老的小街，青一色木结构小青瓦房，房屋密挨密，巴掌大的街。那条宛延曲折的烟河水，碧如玉，蓝如天，清彻如镜。玉兰踱过烟河桥，沿着低矮的小青瓦街房，她从街边寻视过去。走着，走着，她终于寻觅到那间“和尚”开的书画店。店铺的上方，一块两尺宽，五尺长的层板上，用宣纸写了“石僧山房”四个大字裱贴在木板上，落款是“刘沈石”二字，下端盖有红红篆体阳文大印一方。

街边有棵槐树。玉兰退到槐树脚窥视，片刻，见背后有家小酒店，又转身进到店里，坐在小方桌前，要店家打了二两酒。

“过去，刘沈石是街街上的一个钥匙修配匠，是个老光棍，一直在土地庙中栖身，跟土地菩萨过日子。人好，心好，字也好。街街上的人，大凡小事请他帮忙写对联。他从不取

费。”酒店老板很赞赏刘沈石的为人。

“他姓刘？”玉兰呷了口酒，吃惊了犹疑着问。

“他本姓高，过去的一个大右派，反革命，‘啊！？’闻听姓高，是个‘大右派、反革命’”玉兰的心收紧了。接着，店老板又解释说：“春上落实政策，平了反。镇上要收他回去，他不去，他一心埋头写写画画。那个人，也太惨了，瞎了一只眼，得个独眼龙。去坐机关也难，劳改押愁喽。一天作揖拱手，坐着象尊菩萨不吭声”。店老板滔滔不绝。看来对刘沈石满是一片同情和赞美之心。

玉兰品着酒，心事重重，疑惑不解。她如痴如醉地盯着街对面的“石僧山房”。店铺里，柜台前，那个正襟危坐的光头“和尚”，正专心致志地悬笔书写，那便是店主人刘沈石。从侧面观察那张脸，象个蔫茄子，右眼，象个乒乓球儿鼓着，柜台上，临街的一面，摆有一排笔筒，插满了大小不同规格的毛笔。主人的背后，是一排货架，货架上摆有装裱完好卷着的字画，另有几叠宣纸。店铺里墙，悬挂了里外两层装裱的中堂条幅字画，自然形成里外两道屏风。

“是个怪人，还真有手好字”。玉兰呷口酒，不断向店主人打听。

“大姐不知底细，刘沈石是白云寺白云禅师的得意门生”。

“啊！”那些底细，玉兰心头有数，听了不免又一惊。话往下谈，她倍觉悬，情不自尽地，她流露出一言自语说：“莫不是……”？

“这位大姐，那和尚。你认识？！”店主人听玉兰的口气，似有点疑神疑鬼，悬乎其悬问。

“不，不，我小时，上过白云寺，知道白云禅师。”她一怔，头脑清醒了点儿，提防说话漏了“馅”。

“孤零零的，五十大几的人，还没闻过女人的气气。他

一心培养书法弟子，街街上的人促合，跟寡妇西施上门。他也该是那个‘和尚’命。”酒店老板叹息着。话有涉及西施处，便举目瞄一眼对街的“石僧山房”，将声音压得低低的。跟着，老人对玉兰又说，“那婆娘，好个人。年轻时，人称姻水河上一枝花。她命苦，大队那个转业军人，支书童顺舟帮着她种药材，找了钱。两个也有了感情，成了家。事情坏在镇长那个好色鬼，‘四清’来，他唆使工作队把他男人打成走资派，漏网地主，男人被劳改。鬼镇长又假意关心，终于把西施套上了。西施流了产，暗中跟她送油送蛋，还安排她去扫街。一个女人也艰难，终于俘虏了她，成为他的姘头，街上的人称她为西宫娘娘，喊她扫把西施。”

“啊！”玉兰惊讶，一个小镇，竟有这么多风流韵事。她忘了喝酒。这些年，她的兴趣第一次不在酒上。

“那婆娘象汪洋中一条船，颠来颠去。男人劳改转来，又病死了。她的性情也越来越孤僻、暴躁。”

“做女人也难啦。”酒鬼玉兰在深沉的思索什么。

“和尚上门本是好事，可一个埋头写写画画，一个要开羊肉粉馆，俩口子死活扯不拢。”

一间小小的店铺“石僧山房”，它在现实中存在。它象一块小小的屏幕，展示着人生。玉兰心里，为小店的不平静思绪纷绕，她想啥呢，傻乎乎的。两眼呆呆地落在对街“石僧山房”店铺里。

“大姐，你打了酒，不喝？”店主人老伯见玉兰迷住了，提醒他。

“老伯，请”。玉兰把酒推到老伯面前，两只眼仍落在“石僧山房”店铺里。就在那一瞬间，“石僧山房”的里屋，是那个扫把西施一掀字画，出来了。她鼓着对牛心子似的眼睛，盯着刘沈石，横眉冷眼，骂着：“你龟儿这些诸胯片（婴儿尿布，泛指店中墙上挂着的条幅书画），管几个卵钱。老

子过去为找钱丢了人，现在开放改革，是找钱的时候了。老子得象个人，过两天好日子，说卖羊肉粉就卖羊肉粉。”

“啊，这女人……”看西施那泼劲，玉兰暗地摇摇头。

任泼妇骂，刘沈石放下笔，不还嘴，只是双手合十，举到胸口的上端，眼微闭，象在面对神灵祷告，振振有词地念着“阿——弥——陀——佛。”

“狗日的黑良心，你咒，咒不死，滚回你土地庙，点上香烛咒，还灵点。”扫把西施骂着，一掀字画，又进到里屋去了。

付了酒钱，玉兰绕过街，沿街边店铺，行至“石僧山房”门前。

刘沈石仍在沉默中，低着头，象一尊石雕，不着声。双手合十，眼微闭。

“真是怪人。”玉兰揣摩着，她的视线，先瞄向靠里屋前后挂着的两排书画作品，有石鼓文，甲骨文，有隶书篆书，有狂草楷书，间有泼墨写意龙爪花小品，每帧书画的落款，印章都盖有“刘沈石”或“石僧山房”的朱文大印。店主人背后的货架下，用高板凳镶了张两块木板的简易床，被子也无心折叠，随意掀向货架的一边。这印证酒店老伯说的话，俩口子生不陇，是分居的。玉兰的视线，自然又从木板床移向挨连的那张三抽桌，“啊！”玉兰吃了惊，“和尚”不仅善长画龙爪花，而三抽桌上，还培植着一钵活鲜鲜，青葱翠绿的龙爪花呢。看，那花梗高高地扬着花枝，花蕾从花萼顶部萌发开出，象簇簇燃烧的火焰。不同凡响的是，花钵前，还摆了个香火炉。香火炉里，香烟灰四溢，香火棍林立。“难道，他……”玉兰那脑海里，立时浮现出年幼时跟同学高向东在栖霞岭捧着龙爪花儿拜观音的情景。“他不死了么？”她又想。野猪坡劳改农场的刑满留用人员童顺舟，他请假回烟水镇看他婆娘西施，不是带过信给她，说高向东病死在野猪

坡，就埋在野猪坡山上，好心劝慰她，说从心上忘了他。她深信，人离开这个世界，他的生命就不存在了，就毁灭了。

回首往事，叫玉兰肝肠痛断，她极力克制着自己，转而将视线移向刘沈石这个怪人身上，他仍沉浸在那悲凉的逆境中，双手合十祷告，木头木脑地坐着。他脸颊细长，剃个“青皮梨”（光头），对襟白布衫，只是头上没受戒疤，额间留下一道长长的疤痕，他右眼是瞎子，白卡卡的眼球象乒乓球儿嵌在眼眶里。那形象实丑。西施骂他，见着他就打呕。

多少年啦？玉兰就一直没回过烟水镇，真正是少小离家老大回。家乡的山、家乡的水，家乡在改革、腾飞中，一切都充满生机。当然，最先吸引她的，还是那钵龙爪花，那是省城看不到的。它只生长在烟水镇乡间，只生长在上白云寺的栖霞岭，上栖霞岭的那些山峰，山旮旯之间。多少年来，她想龙爪花，回回梦中采摘龙爪花，回回梦中笑醒。而今，她回故乡，居然奇特的在“石僧山房”看见了龙爪花，倾刻，眼眶湿润润的，情感在心中掀起波涛。

一个陌生的女人，傻乎乎地站在人家柜台前，房檐下。差点儿，她就笑出声来。幸好，店主人一直闭着眼，他在静心祷告呢，象置身于另一个世界。玉兰瞅了“和尚”一眼，不免想起她年少时那个知己、同窗，班上最有名的才子高向东，白面书生，一表人才，那场反右派毁了他，那些过往烟云，一晃就三十多年了。当年小伙十七八，要不是野猪坡夺去他的青春年华，在世，也该是半蔫老头了。玉兰在打量“和尚”刘沈石的那一瞬间，猛然感觉，他的颧骨、嘴唇、下颚，都很象高向东，回头又一想，高向东哪会又是那个丑八怪呢？“看看，我真要想疯了”。玉兰心里那样想，自己也觉得好笑。啊。她清醒了点儿，把自己从过去的记忆中拉回来。是啊，她的那个心上人，那会是这个傻乎乎的“和尚”，又那会是这个瞎子独眼龙？况且，童顺舟还一再安慰她保重身

体，也不必再去野猪坡披麻吊孝。

“石僧山房”店铺的里壁，有两个书法迷在那儿研读刘沈石的作品，玉兰的视线跟着转向她方才进店的背后一壁，“啊！?老天保佑。”玉兰高兴的险些跳起来，她终于寻到了，寻到了她心上失落的，那一幅一直挂在她心坎上的《玉兰图》。纸质变黄了。旧了，枝干还是那么俊秀挺拔，枝头朵朵玉兰，还是那么娇美，象燃放的支支烛苞；下端，那首题诗：“枝头玉兰似烛苞，燃烧云天卷心潮，放眼宇寰挥彩笔，同心欢唱姻水谣。”那落款，不署着高向东，卢玉兰么！历史是抹不掉的，画上那落款不明明白白题着：“高向东绘花，卢玉兰写枝。”

真乃天意，《玉兰图》，终又展现在她眼前，她那颗滚烫的心，都快要从她心窝窝滚出来，她显然有点儿慌乱了，情不至尽地一脚跨进了店铺，心急火燎地站在刘沈石的柜台前。

话该要怎么说？又从何说起？玉兰心里又紧张又慌乱，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不知如何是好。

刘沈石仍旧双手合十，眼微闭，他全然没有留心眼前发生的一切。

里屋，那泼妇又一掀字画，象头母牛，从悬挂的字画间冲出来，又破口骂刘沈石：“老子招你龟儿上门，不是拿你当老爷，是要你来做生意，致富找钱。你那些渚胯片（婴儿尿布），热闹过了，该收场了。老子的羊肉粉馆，过两天，是择定的期辰等帮工买回羊来，就打灶，就开堂。”

西施恶愤愤的，那容客人久留。玉兰扭头转身欲离去，不料那头披肩发一扫，将韩石山写字摆在桌边的笔筒扫到了地下，那是一个楠竹笔筒。发出“哗啦啦”响声。刘沈石方才写字的那支笔，也打翻在地滚了一笔头灰。玉兰忙拾起来给摆到刘沈石的面前，刘沈石一眨眼，扫了玉兰一眼，随即